



个别的心

张生著

文匯出版社



个别的心

张生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别的心 / 张生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 - 7 - 80741 - 588 - 6

I. 个…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793 号

个别的心

作 者 / 张 生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
印 张 / 11.25
印 数 / 1 - 6000

ISBN 978 - 7 - 80741 - 588 - 6

定 价 / 28.00 元

一切众生为大瀑水波浪所没，入欲流，有流，无明流，见流，生死回洑爱河，漂转湍驰奔激，不暇观察。为欲觉，恚觉，害觉随逐不舍，身见罗刹，于中执取，将其永入爱欲稠林，与所贪爱深生染著。住我慢原阜。安六处聚落，无善救者，无能度者。我当于彼起大悲心，以诸善根而为救济，令无灾患，离染寂静，住于一切智慧宝洲。

华严经·十地品·离垢地

目录

1 加州旅馆	I
2 上海知识分子	6
3 三生石	14
4 梦露与七年之痒	18
5 色情人生	24
6 半园居	29
7 胖姑娘	35
8 桃花源	40
9 正经事	46
10 镜子, 镜子	51
11 空城记	57
12 废话和真话	61
13 日常生活	67
14 冰淇淋, 梦, 插座	72
15 遥控器, 尼采, 同性恋的科学	77
16 消失的美国	81
17 暧昧的情感	85
18 结结巴巴的主持人	89

19	出版家	94
20	双响炮	98
21	做爱,新闻自由与自由自在的鸽子	103
22	很多个自己	109
23	另一个世界	114
24	小布丁的西塔琴	119
25	不知所终的旅程	124
26	旧相识	128
27	伤往事	132
28	别样的人生	137
29	约会	141
30	乌鸦宾馆	145
31	上下铺	150
32	摩尔时代	154
33	读康德的女孩	159
34	奇怪的逻辑	163
35	看不见的眼睛	169
36	不同的困惑	175
37	青蛙王子	179
38	夜未央	184
39	双胞胎女孩和李生兄弟	190
40	清醒和梦幻	195
41	深不可测的房间	200
42	阴谋与爱情	204
43	无名的内疚	208
44	瘦女孩	213

45	标志性的蓝雨衣	217
46	新约会	222
47	关于历史,理解和疼痛	227
48	一面	231
49	情况如此	236
50	呼唤	241
51	缘分	246
52	不系之舟	252
53	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康德	257
54	同志	262
55	现象和本质	267
56	消失的谜	272
57	一件礼物	276
58	沉默的告别	282
59	旁观者	286
60	在机场	291
61	青岛	296
62	变幻不定的生活	301
63	艰难的判断	305
64	崂山	310
65	归来	316
66	不言中	321
67	微澜	325
68	千禧年	331
69	上海旅馆	336
	后记	349

露下银河雁度频，囊中炉火几时真？

数茎白发生浮世，一盏寒灯共故人。

云外草凉吟峤月，岛边花暖钓江春。

何当归去重携手，依旧红霞作近邻。

——谭用之《秋夜同友人话旧》

1

加州旅馆

四月，正是江南风景最好的时候，火车从南京驶出后不久，就可以看见连绵的群山，在两边起伏的山坡上，星星点点地开满了很多说不出名字的红白两色的小花，远处山峰的线条似乎也变得柔和起来，山色不再像冬天那么深涩，淡淡的像是蒙了一层白色的烟雾。然而这只是序曲，穿过栖霞山隧道，这个宁沪线上唯一的隧道后，通往江南的那扇大门才真正打开。随着最后一座山丘不知不觉地消失，阳光下，眼前的风景犹如一幅山水画长卷，在火车的前行声中如卷轴般在大地上无声地展开，金黄色的油菜花，绿色的稻田，错落其间的发亮的池塘，像透明的镜子一样映射着天上的白云和蓝天，还有三五成群的摇摇晃晃的鸭子，江南特有的粉墙黛瓦的民居，弯弯曲曲的河流，搁浅在岸边的小木船，埋头耕作的农民，无不让人赏心悦目。

因为我是到车站后临时买的站票，本以为上车后可以找个空位坐下来，可没想到，一连走了好几节车厢，也没能找到一个座位。甚至，每个车厢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但我一点也没感到扫兴。我索

性在一节车厢的车门旁找了个地方，放下背包，然后，一边呼吸着从敞开的车窗刮进来的带着青草味道的暖洋洋的空气和从前方的火车机车飘来的油烟味，一边看着笔直的水杉一棵一棵出现在窗前，又一棵一棵向后跳去。有一刹那，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也像这些水杉似的，从什么地方不停地跳出来，又迅速消失在脑海深处。

我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刚抽了一口，就有人从身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乘务员把手里的钥匙在我面前挥了挥，示意我把车票拿出来。我赶紧把刚点燃的烟扔进身后的烟灰缸里，摘下一直戴着的随身听的耳机，从牛仔夹克的口袋里掏出车票给她看了看。她看了一下还给我，让我到另一边去，因为等会到站后要开这边的门。我说了声谢谢，提起背包到了对面。我看了看表，火车已经开了快一个小时，马上就到镇江，最多还有四个小时，我就可以到上海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忙蹲下来拉开背包的拉链，看到里面的东西都还在后，又特地拿出那本封面印有南大盾牌校徽的三十二开的黑皮笔记本，看到那个地址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电话号码也在，我才放了心。

可能是靠近车厢接头处的原因，除了火车经过铁轨接头处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外，还不时传来车厢哐当哐当的碰撞声。我重新把耳机塞到了耳朵里，按下了别在腰间的皮带上的随身听的开关，马上，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开头的那段长长的吉他声就在我耳边响了起来。为了压住火车行驶时发出的噪声，我又把声音开大了点，乐手似乎就在我耳边弹奏那些分解和弦，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手指摩擦琴弦和换把的声音。

从在南京火车站买好车票到现在，我一直在反复不停地听这首

歌。当然，这首歌让我如此着迷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前面那段旋律优美的，长长的吉他独奏，记得我第一次听这盘从海关走私进来的打卡带的时候，还以为我上当了，因为按下放音键后，足足有好几分钟，除了吉他声和夹杂在其间的一些掌声外，什么也没有，我几乎怀疑老板把一盘音乐带卖给了我，可是就在我准备把磁带从随身听里取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个疲惫却又高亢的歌声响了起来。

On a dark desert highway

Cool wind in my hair

Warm smell of colitas

Rising up through the air

奔驰在黑暗的沙漠公路上

凉风吹过我的头发

温暖的大麻香味

在空气中弥漫

我立即明白了这段长长的吉他独奏的用意，它让人感觉就像是一辆汽车正由远至近，从昏暗的沙漠中轰鸣着驶来，随着摇曳的车头大灯逐渐变得雪亮，最后终于现出了自己的身影。这当然只是我的想象，也许此段音乐的用意并不是这样，但如此匠心独运确实让人钦佩不已。不过，这只是这首歌让我着迷的一个原因，正如接下来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疲惫的主人公把车子停在了加州旅馆，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在向他招手。他们将一起跳舞，狂欢。

而我此刻到上海去，也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等着我。我身上的这个时髦而具有反复播放功能的 SONY 随身听，就是她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歌中所唱的那个站在加州旅馆门外有着姣好面孔的女孩是什么样子，但我却非常熟悉那个在上海等着我的女孩的样子。她让我痴迷。她身材高挑，留着披肩长发，在整齐的刘海下是一双让人难忘的眼睛，不，准确地说，是她的眉毛令人难忘，黑黑的，又宽又直，让她的眼睛充满了女孩少有的英气。

我能想象她现在的装束，她一定早早穿上了她最喜欢的深色的裙装，从西装里翻出尖尖的白衬衫的领子，下面露出半截迷人的大腿，正坐在外滩的一幢政府的办公大楼里咬着铅笔头，望着外面浑浊的黄浦江水和对岸的仓库和码头发呆。她已经多次向我谈起她的无聊的办公室生活，办公室里都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根本无人欣赏她的才能，更无人欣赏她的美貌。我觉得后者才是关键，因为自从和她认识以来，尽管她自命不凡，但我真还没有发现她除了美貌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才能。

可这些统统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能欣赏她就行，她漂亮，性感，让我着迷，这就够了。

说得太远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我真正喜欢的是这首歌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说不清楚的迷惘的情绪。特别是最后两句，当主人公想离开这个有着神秘女孩，且如梦如幻的却又令人觉得诡异和疯狂的加州旅馆时，旅馆的看门人对他说的那两句话：

You can checkout any 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 never leave

你想什么时候结账都行

但是你永远无法离去

不知为什么，我被这两句歌词深深打动。

歌声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响起。我抽着烟，站在车门后，看着车窗外的江南迷人的春光从我眼前掠过，渐渐变得单调起来，我恍然觉得自己正一个人开着车奔驰在加州的沙漠上，黑暗笼罩着荒凉的大地，只有被车灯照亮的公路一点一点向远方伸展开去，入夜后的冷风从车窗的缝隙呼呼地刮进来，在这个只能听见自己的汽车震响的地方，真让人担心，如果汽车的车灯突然坏了，那条灰白的道路是否还存在？它会突然消失吗？如果消失了又该怎么办呢？



这当然只是想象，这还是 1992 年的春天，我并未去过加州，甚至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这么讲显然是个病句，但这更能说明我何以对加州一无所知。我很难理解为何加州有沙漠，我曾看过一些好莱坞的电影，似乎加州给人的印象除了那种富有热带风情的高高的棕榈树和蓝色的大海，还有在金黄的沙滩上漫步的比基尼女郎外，别无他物。我想，这个沙漠也许是想象的，是艺术的产物。就如我现在的心情一样。

而且，我这次去上海，也不是去见那位漂亮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叶澜，是我的女朋友。她大学毕业后，已先我到上海工作。我每个月都会去上海看望她一次。但这一次，我到上海去不是为了看她。其实我上周刚去看过她。

这次去上海，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我要去见立三。

当然，立三这个名字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叫的。这是他的一个在南京的老朋友董平对他的称呼。董平在向我谈到他时总是把他的姓省去，以表示他们两人间的熟捻和友谊。其实，以他的身份，年龄，地位，影响，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我都应该称呼他为于立三老师，或者于老师才对。

要知道，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尽管我很熟悉他。

2

上海知识分子

时间只不过过了十年，可如今谈起立三来，已经没几个人知道他了。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乃至九十年代初的几年，他可是文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真可以说红得发紫。尽管他在年龄上属于所谓的知青一代，比我足足大了十几岁，但是他却不是以写那些控诉文革的灾难或者诉说自己的无悔的青春的小说成名的，他对他的同龄人和比他更老的上一代人写的这类东西嗤之以鼻。

他是著名的先锋作家，也是著名的批评家。他的每一篇小说出来，都会有一大帮人模仿。坦率地讲，我也曾偷偷模仿过他的一篇小说。他出言机警，尖锐，深刻，所以每一篇批评文章问世，都会引来很多争议。但他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片面的深刻性。这无形中更增加了他的声誉。也让他在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中的影响独具一格。我们还年轻，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校的中文系高年级学

生和研究生，处于这个年龄的人喜欢有点叛逆精神的东西，也喜欢标新立异，而我们大都正做着作家梦，立三的特立独行正对我们的胃口。

他谈论乔伊斯，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谈论 T. S. 艾略特，里尔克，谈论尼采，海德格尔，萨特，当然还有弗洛伊德，他谈论这些人时就像是在谈论自己的朋友，文章的标题无一例外都是上述人名再加上一个第一人称我，如《我和博尔赫斯》，《卡夫卡和我》，或者把我这个第一人称直接替换为自己的名字，如《于立三和博尔赫斯》，《卡夫卡和于立三》。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读者可能还以为这是第三者写的研究文章，那时候正流行比较文学，一些中文没学好，外文也不灵的家伙就像反映抗日战争的黑白电影里的那些翻译官一样，在鬼子和我们这些中国老百姓间胡编乱造一些东西，所以，有这个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觉得，他就像是我的文学导师，事实上就是，我看他的这些谈论作家的文章，再通过他的介绍去寻找和借阅他所提到的这些作家的东西，我感到自己踏入了另外一个真正的文学世界，这个和当时还很陈腐的大学教科书上所介绍的那个总是交织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斗争的文学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还谈论电影，谈《罗生门》，谈《去年在马利安巴》，还谈音乐，当然不是格调低下的港台流行歌曲，他谈约翰·列侬，谈鲍勃·迪伦，也谈《冰凉的小手》，《今夜无人入睡》，还谈凡高，高更，毕加索，达利，马蒂斯，当然，还有我们当时还理解不了的垃圾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

总之，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这种丰富，这种趣味，正符合我的口味。也许，我的口味就是他培养出来的。他

是一个上海的知识分子，既不像北京的知识分子那么空疏，浮华，漏洞百出，也不像南京的知识分子那么沉潜，迂腐和保守，他轻盈，幽默，俏皮，辛辣，常常在谈笑中锋芒毕露，闪现出思想的火花，让人折服，让人击节。一句话，他既不像一些北京的知识分子那样脱离生活，目空一切，也不像南京的知识分子那样远离生活，有时甚至对生活视而不见，他是现实的，同时也是超越的，他与生活若即若离，既亲密接触，又保持距离，就像鲁迅那些略显刻薄的杂文所显现出来的特质，紧扣生活，又超越生活。这就是上海知识分子的特点，当然，鲁迅对此是嗤之以鼻的，他是不屑于做海派的，更不以为自己是上海知识分子，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知识分子的典型。而立三，我觉得，正代表了这种风格。当然，这也只是我私下的想法，立三推崇的是欧美的现代派，倡导的是先锋文学，怎么可能会和鲁迅搭界呢？

“鲁迅？鲁迅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耻辱。他的那种阴郁，尖刻，愤世嫉俗都是不正常的，病态的。”

立三身穿一件银灰色的绸缎睡衣，一手轻轻握着一只高脚的酒杯，其温柔的指法就像是在抚摸女性的乳房，另一只拿着万宝路的手则如美国西部的牛仔挥舞着自己的马鞭一般，上下抖动，同时，他用自己那略微有些沙哑的嗓音侃侃而谈。他语速纾缓，说话常常使用重音，抑扬顿挫，犹如话剧舞台上的演员在朗诵台词。这迷人的嗓音，还有他手提高脚杯的姿态，甚至还有他的发型，尤其是体型，都让我想起了马龙·白兰度所扮演的那个威严的教父。他在我面前晃动着肥胖大的身躯，每走一步，铺在地板上的席子就会被他穿着灰色棉袜子的脚踩下去那么一小块。

“但这不怪他，实际上，鲁迅是我们国家和民族这几百年来的屈

辱所凝结成的一个冤魂，我们要想以一种健康的心态生活，必须把他，把这个耻辱从我们心头去掉。他自己也曾说过，也希望我们忘记他，去走自己的路。”

讲到激动处，他停顿了一下，下意识地用夹着香烟的那只手把一绺垂到额头的头发向后掬了一下，似乎，随着这个动作，鲁迅已经被他从身边清除出去。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又怎能忘记他呢？这岂不是我们的耻辱？”

他忽然若有所思，轻轻晃动着酒杯，看着里面淡黄色的威士忌酒在杯中荡漾，旋转，在沉默中，酒香开始在他的这间狭小的房间里伴着浓烈的万宝路的烟味四处弥漫。

我也像他一样，一手紧张地夹着一根他给我的万宝路，一手小心翼翼地端着酒杯，盘腿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印有米老鼠头像的棉垫上，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慷慨激昂，妙语连珠，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刚见到立三时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已慢慢平复下来。在我的身后，是一个低矮的书架，上面摆了一台电视机，电视机上直接放了一台录像机，上面堆满了磁带和书，而且，其中不仅有一些英文的原版书，竟然还有一本翻的卷了边的《法语》教程。这更让我对立三刮目相看。因为当时我也正在学法语，用的就是这本教材。我也喜欢法国，当然不是美女，香水和大餐，我喜欢的是法国的作家和文学，还有像天堂一般的各种各样的沙龙。

在书架下面，是一台双卡的收录机，里面正播放着披头士的一盘磁带。歌声欢快流畅，正是这几个利物浦的穷小伙最走红时唱的那些歌，《我想抓住你的手》《随它去》《便士街》，等等等等。我的左手边

是个梯子，爬上去就是一个阁楼，估计是立三睡觉的地方。在我的右边，靠着窗户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了各种文学杂志和书籍，想必这就是立三平时写作的地方。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像一本十六开的杂志那么大的相框，里面是立三自己的一幅黑白照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自己的照片放这么大，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可能拍照的时候有风，他的头发都被吹的竖了起来，他戴着一副墨镜，看着远方的某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似乎陷入了沉思。

而在现实生活中，他的目光所盯视的地方，却是一扇油漆剥落的木门，打开这扇门，顺着黑暗的木制楼梯走下去，然后穿过一楼的一个窄小的院落，再打开一扇门，就是车水马龙的四川北路。

这一切无不让我惊讶。我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立三居然会住在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但他似乎毫不在意，当我下了火车后，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告诉他，我是董平的朋友张生，从南京来，想见他一面时，他立即邀请我到 he 家里来。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我原以为他最多会出来和我碰个头，根本没想到他会请我到自己的家里去。因为董平事先也只是告诉我立三回信说同意和我见面，并没有提具体会怎么样。所以我有些喜出望外。

也许，立三就应该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事实上他也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什么鱼老师，猪老师的，”他开玩笑说，“不要叫我老师，老师老师，大姑娘的裤衩，才老湿呢！”

当我敲开他的门后，他一边把我让进屋内，一边笑着对我说，“别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叫我立三就行了。”

立三的幽默让我既惊讶又感到温暖。因为，在我遇到的那些和